

沙利文小说魔字系列

复仇魔女
再生风云

人海魔性

远方出版社

267463

(内蒙)新登字7号

责任编辑 王彬

封面设计 天一

人海魔雌

沙利文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9.25 字数: 21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4月初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595—093—8/I·41

每册7.98元

内 容 提 要

限 公

善与恶的较量 下列时间内归还
情与爱的挣扎 1. 5 日 X 2 次。

一个美艳野性的女子，一个疯狂报复的女子——她的青春曾被人践踏，如今她却在践踏别的女子的青春。

纯真的少女，被贩卖，被蹂躏。黑色的神秘，触目惊心。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那冷若冰霜的女人把一场美丽的爱情弄得扑朔迷离……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大海，那涛声，那坟茔，那黎明，将让你震惊……

目 录

第一章	女郎频频回首	(1)
第二章	少女的玫瑰梦	(16)
第三章	神秘的面纱	(28)
第四章	可怜，前路茫茫	(40)
第五章	当世界正要相撞的时刻	(52)
第六章	黑色的旋律	(65)
第七章	罪恶的足迹	(78)
第八章	啊，女人，女人	(97)
第九章	妖魔，美女	(115)
第十章	温柔的报复	(124)
第十一章	痛苦的财富	(145)
第十二章	罪恶的颜色	(153)
第十三章	一个疯狂的、疯狂的世界	(165)
第十四章	他闯进她的生命	(178)
第十五章	邪恶的和美丽的	(195)
第十六章	凤楼，在战栗中固守	(208)
第十七章	危险的黎明	(223)
第十八章	女性的证明	(236)
第十九章	有时，一个杰出的发现	(249)
第二十章	暴风雨前的海滩	(261)
第二十一章	夏季的希望冬季的梦	(270)
第二十二章	海上白花	(284)

第一章

女郎频频回首

1

杨海涛觉得很晦气。在这一趟旅程里，自己就像中了邪似的。先是想用午餐时，狭隘的通道走过一个鲁莽的洋汉，碰撞了他面前那盛满食物的方盘，整盘跌下，食物狼藉一地，只换来一声“对不起”；接着是想进洗手间，在座舱末尾站着等，别人好没来由地一个个后到先入……而这半个小时内，竟有一个女乘客专意找他的麻烦。

文胜不过和右边三个年轻的女孩谈些话，声音大了一点，就招来前面两排的一个女郎的怒目而视。起初，文胜以为是说话的声音扰了人家的美梦，就尽量将声量压低。

但那女郎仍频频回首，用一双明亮而美丽的大眼睛瞪着他。

文胜决定采取不加理睬的态度。心想：关你什么屁事呢？旁边几个少女，看来是印尼华人的子女，并且是第一次来香港的。也许见他是香港人，熟悉香港，又刚从印尼回来，会讲海南话又懂得说国语，就对他发生兴趣，不断问一些有关

香港的情况。文胜觉得既然是同一肤色，生起怜悯，也就乐于回答和开导。在那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泛起了文胜无限的感触。小时候自己也生长在南洋，而后回大陆农场劳动，接着又移居香港……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这群未见过大都市世面的女孩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份亲切感。

他吞下一肚子的冤气，闭目小寐。但对右边几个女孩的好奇和思念却是未曾断绝，像是潺潺流动的溪水又倒流回来。问她们来香港干什么？旅行。问她们住在哪家酒店？不知道。问参加的是什么旅行团？不知道……总之是一问三不知。海涛确实为她们捏了把冷汗，疑心也渐起。却是轮到她们问他时，他是有问必答；当她们要他香港的电话时，他也给了。她们一个个如获至宝，抄在小簿子里，收藏好。

2

刚才的整个活动仅是如此。坐在前两排的那个美貌女郎似乎被侵犯了什么，多次从前面回头，对他瞪眼表示不悦。海涛此刻睁开眼之前，下了一个决心。老子也不是好惹的。你这婆娘再来干涉我的自由，我也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看你还敢嚣张不！

“杨先生！还要很久才到吗？”海涛听见女孩们又在唤他，猛地睁开了眼。是那个剪短发、大眼睛的碧佳在叫他。

海涛看了看表，轻声道：“还有一小时吧。”一头柔柔长发、比碧佳稍大的、名字叫梅梅的忽然紧接着问：“杨先生，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出来吧？”

“怎么不可以？”海涛觉得梅梅的话十分好笑，简直幼稚得不知怎样去形容，笑出了声来：“你们就打吧，我白天上班，晚上都在的。”然后他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一口气：“我真给你们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们搞什么鬼？第一次出远门，事前就应该想好一点嘛？既然害怕，那就……”

“那你想怎么样？”突然一声娇喝就在海涛跟前响起。海涛真是吓了一跳，蓦然抬头，就看到不知从何时起，前面那个对他怀有的敌意的漂亮女郎已经一手叉着腰，另一手比试着站在他座位一米之远的通道上。机舱通道此刻不大有人走动，飞机上的乘客都在沉沉昏睡，空中小姐的服务已告一段落；因此，妙龄女郎如此一站，显得很霸气，大有和海涛认真吵一架并将他收拾的来势。

“我并不想怎么样！”海涛瞥了一眼，强忍着气。他的性情相当火爆，要是来者是男子，按照平时习惯了的性格，他早已霍然站起，按捺不住了。但这时却只将把手抓紧，别过脸。

那抬头的一瞥着实难忘。女郎长得迷你娇美，眼大嘴小，海涛禁不住一阵心跳。

这女郎长得妩媚，声音娇嗲中竟渗着一丝英气和威严。那张涂满胭脂的小嘴，连生气时也有其可爱之处，海涛的怒气也自消了一半。“不与小女子一般见识”是他做大男子的一贯宗旨，纵然道理在他，得胜回朝也不会为他增添多少分光彩，所谓“好男不与女斗嘛”。但面前的女郎纯是找他麻烦来着，他想避开也不可能了。

僵持不到一支烟工夫，女郎的口气带着一种命令：“你还说不想怎么样？谁叫你跟她们说话了？”

“说话也不可以吗？”海涛冷笑一声：“她们有些不明白的事问我，我不过回答而已！”女郎怒目道：“不行！她们是我们旅行团的人！你最好闭紧你的嘴，少管点闲事！”

海涛见她出语不逊，盛气凌人，已按捺不住，从座位跳了起来，站的地方和女郎已不到一米的距离了。他回敬道：“小姐，你说话客气一点。我不是好惹的！”

海涛边说，边弯起了左臂膀。当手腕部曲到臂膀，手儿已触到了肩部，就在臂膀上的肌肉凸起了惊人的“大老鼠”。这肌肉的大山暗示他体力过人，不是在做着体力劳动，就是平时学些功夫。

那群女孩噤如寒蝉，面面相觑。她们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就要一触即发的好戏。

海涛笑了笑，又从自己座位下的旅行袋里抓起一个空可乐罐，抓握在手，使劲，顷刻工夫罐子已然瘪扁了下去。他问：“你的身体比这罐子还硬？”

女郎倒没有畏色：“你别耍无赖。你敢动手，敢动我一根毛，我马上大喊，飞机上的服务员会把你送到警察局！”

海涛道：“那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女郎不愿服输，但没有再理睬海涛，海涛坐下来，她却转而对碧佳和梅梅说：“你们给我安静一点，没叫你们做多嘴，你们就少给我增添一点麻烦！”接着又不怀好意地问：“你们别再来麻烦这位先生！刚才你们拿了人家什么东西了？”

“没有啊！”圆脸的碧佳摇摇头。

“还说没有？”女郎眉毛倒竖，眼中射出慑人的威严的光芒：“我明明看到的！梅梅，你还是交出来吧！”

梅梅长得清秀，晰白的脸蛋刹时吓得一片苍白，禁不住女郎这样逼她，簌簌地抖着手，打开身旁的背包，取出了刚才记下海涛电话号码的小簿子。女郎接过，翻到中间，见到了新墨迹的一面，没有犹豫就是一撕。

“杨先生，对不起。”她带着胜利的、幸灾乐祸的微笑：“她们都是我的干妹妹，我不能不管，谁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什么人？”

海涛受到了侮辱，又想发作，却还是强行压住了性子，哈哈笑道：“你别持靓行凶！再漂亮的女人我也见过。你快滚回你座位吧，再罗嗦下去，我就注定要找你的麻烦，不会放过你！”这一句对海涛来讲，不过是不经思索地脱口而出，但料不到居然很奏效，女郎转过身，坐到自己的座位去了。

她转身的时候，扑来一阵香风。低垂着头的海涛，无意间见到了她很匀称的身材：细小的腰和圆浑饱满的臀部。那是一条粉红色的牛仔褲，包得相当紧窄。人性那份邪念在刹那那间侵袭着他，心化为水波荡漾开来。不过他马上暗暗地叹了口气了，想：这样年轻好看的女性，却有着这样臭的脾气。刚发生的事简直有点无理取闹吧。要是对方是个男性，刚才剑拔弩张的局面早就升级成更激烈的骂战了。自己忍住气正因为她是异性！这年代做女人真好啊。

3

海涛想小寐，心中却是积闷难消。他活到三十岁，实在还未曾给一个弱女子这样奚落。刚才那一幕对着干的好戏，自然是打成平手，分不出输赢。但给一位妙龄女郎这样大呼小喝的，也不是滋味。继之他向她显示武力的优势，又会不会是以强欺弱呢……总之是倒霉透了。

他实在很想和坐在身旁的碧佳、梅梅几个未谙世情、首次来香港的女孩说话，却是因为女郎的干涉而导致心情很坏。此刻只好默不作声了。

碧佳、梅梅这时也早像被吓怕的小鸡，静静地一句话都不敢说了。真扫兴。

但只是过了一会，因为她们活泼的性情以及对未来那无尽的渴知，海涛听到她们又在轻声地、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了。海涛感到困倦，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梅梅和碧佳的对白句句入耳。

“阿佳，看你，肉滚滚地好像装了两个大皮球！你说十五六岁都没人相信！”那是梅梅的声音。

碧佳轻盈地笑出声来：“所以证件上的年龄肯定没问题，不然我还担心哩。”

“那我？”轮到梅梅犹豫了，反问。

“别怕。你长得老成，看不出十七，反正是看上去比十七大，有二十一二样子。怕什么啦？你没看刚才我们的杨碧

娜，简直要把李先生吞掉，她见到他臂膀上的大老鼠也面不改色。她带我们过关就是了。”

碧佳劝慰之后，梅梅似乎放心了一些，又开碧佳的玩笑，道：“佳，悄悄告诉我一个人吧，我就不相信你没被男人碰过！”

“要死啊你！”碧佳说。梅梅呀呀呼痛，大约是碧佳用手扭痛了她，但她仍说了下去：“那为什么那么大？”

“你问我我问谁呢？我的妈！对了，你该去问我的妈，她生成了我这样的身体！”

女孩们的“干姐”徐碧娜的声音突然扬起来：“你们到底说够了没有？再说下去吧！”

梅梅和碧佳吓了一跳。抬头，忽然看到徐碧娜又再次站在海涛旁边的通道，愤怒、严厉地瞪着她们吆喝。

“你们再这样不安静，过关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我走我的。你们被扣留询问什么的，一切不管我的事！闭嘴吧！”

梅梅和碧佳最怕这一着，四目中透出恐惧和茫然，清纯的眸子原先亮晶晶的，刹那间变得混浊起来。赶紧低垂着头沉默下来了。

4

令人窒息和不安的氛围，似乎到了此刻，海涛才听到了飞机飞行时那巨大的声响。

他开始闭目。三个小时前，父亲、文明哥和玲妹在台北飞机场送行的面庞身影，在他眼前闪现。见到父亲那一头的

花白头发，他感到一阵阵心酸。天海相隔一方，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坤市探望他？

这次重踏旧地，已是他离开坤市二十几年之后。父亲和兄弟姐妹都希望他能够移民到坤市来。可是近二十年，他在香港生活惯了，不愿一切重新来过。他知道父亲完全是出于好意，实际上生意上不缺人手。他也已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他可以自立。在香港他可以赚取更多的生活费，虽然出的是牛力气，拚搏得十分辛苦。但到底是熬过来了。

何况他不会习惯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坤市的保守、偏僻和闭塞。在这个里曼丹岛的西隅一镇，北部就是还充满了原始气息的婆罗洲，不要说世界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暴、金融风暴远离这儿，连华人子女的恋爱婚姻也都充满封建气息，女孩到十七八岁已算老姑娘，能嫁则早嫁，整个小市以男人为中心。

生活，在坤市就如一潭凝滞不流的死水。他爱赌马喝酒，岂能呆在坤市？

自然，海涛也忘不了在坤市家中小住时，母亲和玲妹对他婚事的关心。他三十了，犹是光棍一名。母亲简直比他还急，不断地在他面前唠叨：“阿海，差不多了。三十的人了，还东挑西捡的？人心地好就可以了。”

“不急了，妈。我相信我长得还不太差，不会娶不到老婆的。放心啦！”海涛瞧着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嘻嘻哈哈加以安慰道：“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啦，有女孩子对我有意思，但我没看上。”

“你嫌人家丑？”玲妹摇摇头问。

海涛笑了一下，不置可否，只说：“这种事情很难讲的，要看缘分。”

“妈，海哥哪里会看上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女孩，给他介绍也白费心机。他要娶香港小姐做老婆！”

海涛大笑：“你看我这样虎背熊腰的，人家会看上？香港小姐都嫁名人、阔佬。轮不到我们！”

母亲正色道：“阿海，不说笑了。妈给你物色，是玲女过去的同学，明晚带来给你看。”

“看看倒无所谓。”他答。

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玲妹从外面回来，带来了一个短头发、长得很清纯的女孩。她显得无拘无束的，见到海涛微笑着打招呼，好似不知道海涛母亲和妹妹在安排相亲的好戏。既然如此，海涛也若无其事似的，一点也不尴尬。

女孩长得蛮好，只是太纯太嫩稚，不谙世事，看来还相当年轻。海涛暗暗地叹息……直至她走了，玲妹告诉他她“已经”十六岁，他更吃惊了。十六岁还未成年啊。

“我们这儿的女孩都兴早婚。”玲妹说。

“我和她并不合适呀。”海涛说。

就这样，他令母亲和妹妹捧着离开了坤市，这个童年他生活过的地方……

广播器传出向旅客报告香港即将到达的声音。

海涛惊醒过来。思维之鸟在南洋的故乡飞翔了一圈，又回到现实。奇怪，目光无论如何，又落到在前两排的粉红色

牛仔裤上。

5

徐碧娜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臂弯挽着一个小旅行袋。她的后面就是海涛。

舱内乘客一片忙碌。大家慢慢涌向中间的两条通道，赶着下飞机。

碧佳、梅梅还有另一个女孩本来往右边那条通道走出去，挤在长长的队列中。

杨碧娜回头时看到了，一脸的不悦，摇摇头，然后向她们招招手：“你们过来，走这一边。”

三个女孩自是不敢怠慢，排开人墙，钻到了杨碧娜和海涛之间的空档。这一举动又引起了海涛的留意。无论如何，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无法抹去飞机上这一幕奇遇了。

几个年轻貌美、入世未深的女孩听命于一个似乎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女子的指挥。那个徐碧娜，从外形看，除了漂亮，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完全是一个弱质女子。可她就像那三个少女的精神领袖，控制着她们的一言一行。

九十年代而发生着这样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荒谬之至。杨海涛无论怎么想，一时都无法猜测到这其中的奥妙。

尤其使他惊喜交织的是徐碧娜的面庞和身材，他在香港快二十年，在任何他到过的场合和马路上，都未见过像她这

么美的。但这样的外形，竟也可以和撒野、霸道、狂傲联系在一起，对他大声斥责、小声吆喝，使他倾慕中未免感到大大的失望。她在飞机座舱里的表现诚然没有一丝的骚媚和性感，但处处表现出来的逞强好胜，赋上了那样的美态，使海涛有一刻还滋生了强烈地搂抱她吻她征服她的愿望！

过不了多久，徐碧娜和碧佳、梅梅她们过了移民局、行李检查处之后，她们就会永远地在海涛眼前消失。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啊。

他经历了刚才和碧娜的冲突，就像双手被铁丝网网住，嘴巴被胶布封住一样，全不能动弹，无法向女孩们索取地址和电话。在飞机上他曾问过，女孩子一问三不知。看来不像是想对他有所隐瞒；只要想一想她们茫然的眼神，就可以确信，她们在抵达香港的最后一刻，是连下榻之处也是不知道的。

徐碧娜已经走到飞机出口处，那些女孩子跟在她屁股后面，紧跟不舍。她忽然回首一望，看到了海涛，又露出厌烦和鄙夷的神情。

她马上又回过头，看着前面，但突然驻了脚步不走了。海涛看到她在唤碧佳等人走在海涛前面。海涛好生奇怪。碧娜好像在等他，有话跟他说哩。

他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一前一后地跟在碧娜身后步下了机梯。就在那个旅客的“大管”内，她又不客气地警告海涛了。

“杨先生，我们素不相识，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呢？”

已趋于平宁的心，忽然又被她扇出了一把无名火，海涛

冷笑一声：“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我家在香港，我也要通过移民局。”

“那请你走远一点吧。不要在我们屁股后。”

“好笑。你霸道得很可以，我不知道你讲这样的话凭的什么？”

“没凭什么。本小姐就是不喜欢！”

“哈哈！”海涛大笑两声：“这次我就让了你，当着被一个不讲理的小女孩在我头上淋粪撒尿了。下次我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我？”碧娜重复着，念了两次，冷冷一笑：“你口气蛮大的。好吧，现在你就住步。让我们先走一步！”

6

在碧娜不讲理的强制“命令”下，海涛不得不住住了脚步。心想：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好男儿不和小女人斗。让就让了她吧。但按他性格，他实在受不了她那种凌人的盛气，决定也“回敬”一下：

“好，我让你，那你滚他妈的蛋吧！”

徐碧娜倒没再睬他，只对女孩子们说：“碧佳、梅梅……我们走吧！”女孩子此时不约而同地回头，对他扮了个无奈、歉意的鬼脸；碧佳没有举起手来，但五指收紧又松开的，那是“拜拜”的意思。海涛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们，苦涩地笑。

女孩们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海涛心里在着疼……但他被碧娜那样奚落，沮丧极了。他又自问：关我什么事呢？心一横，他又怪自己，确实是闲事管太多了。

徐碧娜她们大约走了十米远，快转弯时，海涛才启动自己的双脚。

在移民局那个大厅里，他又看到了她们。徐碧娜排在本港居民的队列里，两个女孩则排在外来旅客的队列里。这个很普通的常识，任谁都会做这样的联想：碧娜是香港人，拥有香港居民所应有的一切证件，而碧佳她们却来自印尼！但知道了这一事实又能怎样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的其中奥妙、真相，他是一概茫然不知的。碧娜对他和女孩交谈有着强烈的反应和不满，她有什么不可告知的秘密呢？这又不能不激起他的兴趣。

那样一个漂亮而霸气、野性的少女！

海涛排在队列里，密切地注视碧佳她们。轮到她们递上护照给检查员时，官员翻了翻证件，再对着照片，看了面前的人。几次都如此，很快就放行了。

海涛也过了关，他看到她们几个人在等取旋转带上的行李。他找了一个角落站住。

7

这个角落被一个大柱子挡住，方便海涛观察碧娜的动静，而她们却看不到他。

女孩的行李十分简单，都只是一个皮箱。碧娜却没有